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信赖性问题的二三事

二二八

中岛敏夫

第一章

对生命体来说，信息是维持其生命的条件之一。如同水、空气和食物。对文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信息也像每个生命体的生命一样。现代战争被称为情报战争，企业为了打赢竞争，掌握准确的情报则是关键。

文献伪书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信息情报问题的表现之一。历史上的某个文化伪书情况表现了其文化的特征。伪书问题可以说是社会封闭和歪曲的集中表现。伪书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其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人们为把握历史真相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文献伪书问题。比如汉代纬书就是其代表之一。在中国历史领域里伪书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而不可回避的问题。20世纪初叶中国摆脱封建体制时，这个问题成为决定学术动向的大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初版）一书中明确指出辨别文献真伪的重要性，说：“伪书有经前人考定已成铁案者，吾侪宜具知之，否则徵引考证，徒费精神。例如今本尚书有胤征一篇，载有夏仲康时日食事。近数十年来，成为欧洲学界一问题，异说纷争，殆将十数，：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考证。：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刺刺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可怜也。欲知此类伪书，略翻清四库书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为真者未必遂真，指为伪者大抵必伪，此学者应有之常识。”梁氏《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死后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说：“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祇中国为

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

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1957年修订版）是辨伪学的代表作。请看其书如何辨别现在文献中的真伪情况。此书涉及到的文献有经、史、子、集、佛藏、道藏六部书籍1105部。其中被认为伪的有809部，一部分存在伪的有279部，完全是真非伪的只有9部。另外没有辨别的文献有8部。73.2%是伪，25.3%是部分有伪。完全真的是《诗经》《吴郡志》《穆天子传》《抱朴子》《公孙龙子》《白虎通义》《后山谈丛》《石林志》等8部（0.8%）。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学术状况是辨伪学和疑古学派的鼎盛时期。中国的上古史被认为原是神话，而对古代的尧舜禹认为是从神话中被历史化的非实在人物，中国神话的贫困原因也在于此。这个学说比较普遍，这种观点也成为社会上的常识了。在日本也存在着同样状况。马伯乐(H. Maspero)和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煞论是一直持续至今的学术界上被公认的学说，汉学泰斗的论调也基本上未被公开否定。

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这个潮流开始出现逆流。特别是中国考古发掘出来的先秦汉代简策帛书的出土，推翻了以往对先秦汉代文献的认识。从战国后期到汉初简帛的出土，否定了《老子》《礼记》《左传》《战国策》《文子》《尉繚子》《孙臧兵法》《鶡冠子》等文献是伪的见解。这些文献以实物

证明了其真实性。比如梁启超前揭《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说：“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例。《文子》完全剽窃《淮南子》。差不多没有一篇一段不是《淮南子》的原文。只把篇目改头换面。如《淮南子》第一篇是「原道」，他却改为「道原」。真是无聊极了。像这类的书，没有一点价值可说。焚毁也不足惜”。但是《文子》非伪，现在以实物证明其真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学取得了很大成果，查明了先史时代至夏商周时代的所谓多元一体之格局的中国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情况。可以说，由此开始形成了否定疑古学派的大潮流。

《尚书》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古最大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传到今天的《尚书》是东晋初梅赜献上的《古文尚书》58篇。其中25篇（除了《书》序也被认为是伪）正像梁启超说得那样是清朝阎若璩证明其伪的。梁启超前揭《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说：“清儒有追寻伪古文出处的。也几乎都能找到他的老祖宗。自宋儒程朱以来，所认最可宝贵的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据他们说，真是五千年前唯一文化渊源了。但我们若寻找他的出处，便知是从《荀子》解蔽篇、《论语》尧曰篇的几句话凑缀而成。……便成了十六字传心秘诀。”此说持续至今，今天《尚书》的解释都说有“伪的铁证”。可以说，人们认为《伪古文尚书》和孔安国的《传》是伪的认识是司空见惯的。对此问题至今无人怀疑。但是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司空见惯的问题被动摇的事态。那就是必须再研讨孔安国的《伪古文尚书》问题，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也为了我自己本身想探讨此问题。于是，我对其中有典型性的《孔传》“金城”和《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十六字认为伪的阎若璩的见解，进行了考察。结果使我非常震惊，这两个问题可以说几乎是100%不能成立的。在此会上，我简单地阐述对上述问题考察的内容。至少可以说，我们有必要对《伪古文尚书》真伪进行再研讨。

第二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书于1789年）的梅鹗《尚书考异》条云：“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于汉武帝时，载在《史记》，则在司马迁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为依托，尤佐证显然。”又于《尚书正义》条中有：“《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又同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条中有云：“唐以来，虽疑经惑古……朱子亦稍稍疑之。明梅始参考诸书，证其剽窃，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我在此拟就阎若璩（1682—1754）《古文尚书疏证》以《禹贡》积石山《孔传》“积石山在金城西南”为伪这一点，作些探讨。阎若璩文要旨如下：

一、关于“金城”的建置，《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置金城郡。”阎若璩认为，此为初置，是孔安国卒后的事情。因此，孔安国的所谓“积石山在金城西南”中的“金城”，他本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孔传》是伪的。

二、阎若璩云：“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称金，取其坚固。……一说以郡置京师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则始元庚子（六年）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阎若璩认为，金城的由来是依应劭所说“筑城时得金而命之为金城”，因此“金城”郡建置之昭帝始元六年以前，是没有“金城”这一地名的。

三、“金城”这一郡建置以前，难道素无“金城”这一名称吗？对这一疑问，《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如下记载：“其明年（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19年）”

21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这里的元狩二年事，是比前面说到的《昭帝纪》早四十年的武帝时记载。然而，阎若璩对这一疑问却说“非也”。他把前述《大宛传》中关于“金城”的记载说成是“史的追求”，认为作为县名是不可能的。

四、阎若璩把《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载“金城”说成是“史的追求”，其根据何在？一是《资治通鉴》中有同一记载，而胡三省注将其视之为“史的追求”。二是从积石山与金城的地理位置关系来看，认为不是县而是郡。

五、《孔传》中所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中的“积石山”，与“金城”处于何种位置关系呢？阎若璩认为，积石山不在金城县内，也难说在金城县的西南，而只能认为在金城郡的西南——因而得出“金城”是郡名的结论。

六、阎若璩认为孔安国卒于元鼎末（前111年）、元封初（前110年），这先于金城郡建置之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三十年，他以此为依据，认为孔安国无法知道“金城”之名，所以得出《孔传》是伪的结论。

以上是阎若璩认《禹贡》“积石山”《孔传》“积石山在金城西南”为伪的理由。

阎若璩的这一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正确的呢？笔者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以下是笔者对阎氏的论点之反论的要旨。

金城郡，如阎若璩所说，第一次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建置。“金城”之名，从“金城”一词在历史上的用例来看，应该是指城的坚固。从金城郡中有金城县，以及郡治不在金城县而在允吾县来看，“金城”之名的首次出现不是在建郡之时，而是在建县之时的可能性很大。阎若璩依据“筑城时因得金而将‘金城’作为郡名”这一说法，认为金城郡名作为地名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靠不住的。“金城”这一地名，在先于金城郡建置前四十年的《史记·大宛列传》武帝元狩二年

（前121年）文中即已有记载。如何认识这一点是问题的关键。阎氏将其说为“史的追求”，是否有依据呢？我认为没有。阎氏只把金城“郡”作为考察对象，但从上述的金城郡下有金城县、郡治不在金城县而在允吾县这一事实来看，“金城”作为县名或城名先于建郡的可能性很大。至少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武帝元狩二年，“金城”这一地名就已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六国年表》「西北取戎为四十四县，《匈奴列传》「四十四县。此（三）「四」十四县里可能有金城县。

阎氏认为《史记·大宛列传》元狩二年中有关金城的记述是“史的追求”，理由有二。一是《资治通鉴》中有与《史记》元狩二年相同的记载，胡三省的注对金城的记述认定是“史的追求”。但胡注的看法不能成立。在《史记》里记载元狩二年事件的有三，即《卫将军骠骑（霍去病）列传》、《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主要的记述是《骠骑列传》。《资治通鉴》从三个列传取材。但胡三省对《资治通鉴》记事认为是“史的追求”，可能忽略了《大宛列传》。阎氏应该对《史记·大宛列传》本身作判断的。他们俩只对郡考虑，没对郡以外地名考虑。《史记·大宛列传》的金城记事不是“史的追求”。此金城显然不是郡名，因为郡的设置是四十年后的事。二是从下面积石山与金城的地理位置关系着眼，阎氏从积石山与金城的位置关系认定“金城”是郡。其实积石山有大积石山和小积石山之分。大积石山即阿尼瑪瑪山，小积石山是现在的积石峡。参照【附录资料1】《西汉金城积石山地图》（此略）大积石山和小积石山之分是从唐代开始的，而阎氏缺少对大、小积石山的区别认识，因而在判断上产生了混乱。汉代认为（小）积石山的后面是（大）积石山，整个积石山（大小）的位置是以小积石山的位置来表述的。大积石山是在西南羌中的大山脉。说在金城郡西南，也可以的。但是《汉书·地理志》同时把山系在河关县。把金城认定

为郡，未必有依据。后世的积石山记述也都以县为基点记述的。而即便是从位置关系看，将其视为县名或城名也有着充分的理由。

阎若璩还认为孔安国卒于元鼎末（前111年）、元封初（前110年），因而不得而知“金城”，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至少从武帝天汉年间（前100—前97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孔氏的生存是确实的。因为《汉书》的记载（《刘歆传》和《儒林传》）即揭示了这一事实。《刘歆传》所载刘歆的书简详细记述了其间的情形，且《汉书·儒林传》中说到“遭巫蛊”——这一所谓巫蛊事件，即是在武帝征和二年图谋杀害武帝的事件。不管孔安国卒年是元鼎末、元封初还是征和二年以后，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时孔安国是在世的。因而“金城”之名，孔安国可得而知。阎若璩认为孔安国生前不可能知道“金城”之名的论断不能成立。

以上是笔者对阎氏之说所作反论的要旨。其他的问题也附随地很多。比如：金城郡治在哪儿？金城县治在哪儿？金城这个词，意思是什么？先秦的用例怎么样？对应劭说应该怎么看？属于金城郡的县多少？汉书地理志说郡设置时有11个县和昭帝纪说6个县。这个有矛盾的表述，怎样看好？等等。金城郡治在汉代允吾县。是现代的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南古鄯镇北古城。汉代的金城县故址在现代的兰州市内西北黄河南岸的西固区。这里没有时间和纸幅，只论要点罢了。详细内容见拙论《金城考——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之真伪》（复旦大学出版社《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2006.10刊行所收）

第三章

陈雄根、何志华编《先秦两汉时期典籍引「尚书」资料汇编》（中文大学出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信赖性问题的二三事

版社2003年。以后简称为《汇编》）对先秦两汉期的103个文献把其中《尚书》文和现存的《尚书》佚文都使用了计算机来收集整理。此书在研究《尚书》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一个。书中收集了455项资料。对现在的《尚书》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拙论所使用的资料也是根据此书的。现存的《尚书》文本是东晋梅賾献上的《古文尚书》58篇（除了所谓“伪”序）。其中33篇是所谓“伪”篇。这里把此33篇叫做“晚篇”（晚出的篇）。因为这里考察真伪，所以不叫伪篇。

《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朱熹等宋学以来的所谓“道学”是以此十六字为基础的。“道学”此词也是用这十六字命名的。这里对《古文尚书疏证》卷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引道经》一文作些探讨。阎若璩将此十六字为伪作，不过在其文中说过这决不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否定，“道经”是古代的典籍，其语言是神圣而不可否认的。阎若璩文要旨如下：

阎若璩认为《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为伪作，进而认定《大禹谟》全篇为伪。作为证据，他提出“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这八个字是从《荀子》解蔽篇中作为“《道经》”引来的。按照阎若璩的说法，《荀子》中有16处引用《尚书》的地方，各处记载有“《书》”曰“或《尚书》”的篇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记载，而说“《道经》”曰“。这说明这八个字不在《尚书》之中。他还指出“允执厥中”四个字是《论语》《尧曰》篇中之语。伪作者把《荀子》解蔽篇中的“精于道，一于道”之语改为“惟精惟一”，用这“惟精惟一”句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八个字与“允执厥中”四个字连接起来。十六字即是这样伪作而成。

我认为这一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阎若璩说《荀子》中引用《尚书》

之处共有16处，各处均记载有“《书》曰”或《尚书》的篇名，这一结论就存在明显错误。事实上，《荀子》全书中引用现《尚书》之处至少有50处。

(参照【附录资料2-1】【2-2】《荀子》里的引用《尚书》文及分类统计

】)

【《荀子》引用《尚书》文分类】

	真篇	晚篇	总计
总计	25	25	50
记载《尚书》	(a) 12	(b) 4	16
没记载出典《尚书》	(c) 13	(d) 21	34

注：NO 6《道经》是作为没有记载出典《尚书》计算

有伪的《尚书》。(a)(b)(c)(d)里。(a)(b)(c)务必是真的《尚书》文。先秦时代没

(e) 是据伪作说者的说法可能用此文伪造《尚书》伪篇。这里考察用这些(e)(c) 25个资料可能不可能编成“伪”篇。

其中记载引自《尚书》的地方是(e)(c) 16处。没有记载引自《尚书》的地方至少有(c)(e) 34处。荀子只在需要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时才写上“《书》曰”或冠以篇名。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比如《荀子》君子篇“《书》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谓也”等等。在《荀子》一般论述中引用《尚书》的地方并没记载出自《尚书》。而且就是在阎若璩所举16处中，也有两处未记载出自《尚书》的文。就是资料No. 5 君子篇“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资料No. 7 正名篇“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阎若璩作为《荀子》里记载出自《尚书》来举的16处里有此两处。16这个数字相同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事实上这16处的内容至少有两处不同。关于这两处无记载出自《尚书》，阎氏均未论及。由此可见，阎氏说没记载出自《尚书》的文均《尚书》里没有，这一结论显然是自我矛盾的。总之，不能只因为荀子没记载出自《尚书》而证明其文不在《尚书》里。在荀子看过的《尚书》里，那些八字是否存在过，现在并不能确定，只能谈可能性。但是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否认。而且在《尚书》中可能存在，同时也可能出现在《道经》里。从这一意义来看，《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八字没存在的阎氏结论是不一定能成立的。

《道经》指的是什么书，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定案。共有三种见解：有的认为是指古代典籍《道经》（阎若璩等说），有的认为“道经”指的是“有道的经典”（这里指《尚书》，唐代杨倞等），也有人认为老子把《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此《道经》即荀子所指之书。但是在现存《老子》（包括近年出土的简策帛书）中没有这八个字，因此这八个字可能是佚文。有“《老子》五千语”的说法，现有的传承本《老子》约有5千

字(据电脑计算有5065字)。除了现有传承本以外的佚文原有多少词则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从解蔽篇来看,“道经”所指的是“有道的经”即《尚书》的可能性大。如果真是如此,这八个字就不是伪作了。在此我只按照《道经》即指《老子》的线索对此文的真伪进行了探讨。

老子正像儒家一样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基础文献《尚书》非常尊重。现存《老子》中可以找到9处援引《尚书》的例子。同一文章在《尚书》中存在和在《老子》中同时存在是没有矛盾的。

〔《老子》中《尚书》文〕9例

1. 2. 3 《尚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老子》22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24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老子》30章: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果是而不强。

4. 《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 ↓《老子》33章:知人者智。

5. 《尚书》君牙: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 ↓《老子》63章:报怨以德。图难于易。

6. 《尚书》太甲下:慎终于始。 ↓《老子》64章:慎终如始。

7. 《尚书》康诰:凡民自得罪。:暨不畏死。

8. 《尚书》太甲下:惟天无亲。《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

是辅。

↓《老子》79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9. 佚文《尚书》:既雕既琢,还归其樸。(《韩非子》等书引用。参照《汇篇》p.315)

↓《老子》28章:復归于樸。

据伪作说,《古文尚书》里的所谓“伪”篇是基本上收集了《荀子》等先秦两汉期的文献中引用《尚书》文而编成的,加上伪作者利用了同一时期的文献里的文而编成的。但是只限于《荀子》一书,阎若璩的这个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几乎所有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些篇不可能伪造,或者说伪作的可能性极小。现在因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只举其中的三个例子。

例一

〔《荀子》资料No.4、资料No.5〕两个资料没记载出典

《尚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荀子》No.4

君道篇: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

《荀子》No.5

君子篇: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

《荀子》资料No.4和资料No.5这两份资料都只出自《荀子》一文,无其他文献的资料。从《荀子》一文来看,是无法伪造的。因为如果是根据《荀子》一文伪造的话,即使能写出大禹谟中的前半部分「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但大禹谟中的后半部分「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是不能编成的。前面所提到的《老子》中的22章、24章和30章这三处都提到了

“伐”和“矜”两者。如果是根据《荀子》和《老子》两部书来伪造的话，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虽然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出吧。

例二

【《荀子》资料 No. 17、资料 No. 18】

《荀子》资料 17 记载出典《尚书》，资料 18 不记载出典《尚书》

《尚书》伊训篇：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拂，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

《荀子》资料 No. 17

臣道篇：《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

《荀子》资料 No. 18

礼论篇：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以今，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

其他资料，参照【附录资料 3】（此略）
把资料以尚书内容整理如下：

表【〈伊训篇〉资料比较】

《尚书》伊训	从谏弗拂		先民时若	居上克明	为下克忠
	从命而不拂	微谏而不倦			
《荀子》臣道	从命而不拂	微谏而不倦		为上则明	为下则逊
《荀子》礼论				以为上则明	以为下则顺
《诗经》小旻			匪先民是程		
《礼记》坊记	从命不忿	微谏不倦			
《大戴礼记》曾子立孝	听从而不忘	微谏不倦			
《大戴礼记》礼三本				以为上则明	以为下则顺
《说苑》谈丛				为人上者，患 在不明	为人下者，患 在不忠
《太平经》				上可明	民可为

从上表来看，如果利用除《诗经》外的《荀子》等资料是无法编成《尚书》伊训篇的。因为缺少「先民时若」句。在《诗经》中可以查到这句话。如果说是用以上所有的《诗经》和《荀子》等资料来编造的话，从理论上说

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出吧。《尚书》中的「从谏弗拂」这句话也不是在《荀子》、《礼记》和《大戴礼记》中可以就照原样地找到的。

例三

【《荀子》资料 No. 26】

在先秦两汉文献里 32 个文献引用了此文。先举《尚书》和《荀子》文。

《尚书》武成篇：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賚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间，释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乡善矣。

这里我们来考察一下文中「表商容之间」一句。关于「表商容之间」此句有该期 12 个文献引用了。文献名，参照【附录资料 4】

「表商容之间」的意思是「表彰商容的居里」。有关商容的记述还有一种形式，即「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史记》乐书和《礼记》乐记），「使人行商容之旧以复其位」（《孔子家语》辨乐解）。意思是「武王派人去商容的旧居让他复官位」。「商容是殷商的贤人。《尚书正义》该条云：「式」者车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则俯而凭式，遂以式为敬名。《说文》云：「闾，族居里门也。」武王过其闾而式之，言此内有贤人，式之礼贤也」。在意思上「式」和「表」有共通之处。「表」是「表彰」的意思，「式」是用「倚在轼上」的形式来表彰。也有不共通之处。在先秦两汉期的文献中的「表」是一致的。而「式」只出现在《尚书》中，是应该关注的。「式」是「表」的一种特殊形式，虽然可以把「式」改为「表」，但反之把「表」改为「式」是不能的。如果是根据先秦两汉的文献来伪造的话，《尚书》中出

现的应该不是「式」而是「表」。所以很难想象《尚书》武成篇「式商容闾」是根据上述文献来伪造的。

伪作论认为《古文尚书》中的所谓「伪」篇，基本是用《荀子》中的先秦两汉文献中《尚书》引用文凑缀的伪作。与此同时，伪作者还利用了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但是我认为至少是有关《荀子》的部分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至于阎若据的观点，即使用《论语》中的「允执厥中」组合「人心惟危」十六字文则只是推测，完全没有论据。只因为《论语》中有「允执厥中」四字是证明不了十六字是伪作的。《论语》〈尧曰〉篇「允执厥中」部分在《论语》中也是不一般的，具有提示资料《尚书》的特点。而且据记载〈尧曰〉篇中此句是舜向禹让位时留下的话，和《尚书》中的记载相同。〈尧曰〉篇中的这一部分可以认为是可能从《尚书》中引用的。参照【附录资料 5】〔相对《论语》〈尧曰〉篇的《尚书》文〕（此略）。整个《论语》中至少有 17 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尚书》中找到依据之处。参照【附录资料 6】〔《论语》里出自《尚书》的文〕（此略）。此外，「允执厥中」四字中的「中」字的概念本身在《尚书》中就在多处出现（11 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由此可见，用《论语》〈尧曰〉篇中的「允执厥中」四字伪造之说在这里是完全找不到证据的。

更令人寻味的是，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引用〈大禹谟〉文而且记载出典的至少有 21 处。全部出典记载为「《书》曰」（7 例）或「夏书曰」（14 例），而记载〈大禹谟〉为出典的却一处都没有。请看下面资料〔先秦两汉期文献里的记载出典《尚书》之引用文〕。所以，即使要用从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尚书》引用文进行伪作，也不可能用这些引用文再次构筑出〈大

禹謨》。在夏书中有几篇，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夏书引用文是《大禹謨》的文章。是想编也无法编成的。现在的《大禹謨》篇属于虞书或者虞夏书。虞书有尧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另有佚篇汨作、九共、稟飶。夏书有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另有佚篇帝告、釐沃、汤征、汝鳩、汝方、汤誓。《古文尚书》伪作论历来主张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尚书》引用文是湊綴而成的伪作。对这种观点很容易自然赞同。我也曾是赞同的。但是这只是观念上的考虑。具体分析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我最初也认为从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尚书》引用文来湊綴“伪古文”一定很不容易，像拼图游戏一样。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拼图的图片都不齐全，而且缺少那些基本部分。有不少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剩下的也都混在一起区分不开。这样的拼图根本就不可能拼出东西来。

参照【附录资料7】〔先秦两汉时期文献引用《尚书》大禹謨篇的情况〕。

〔先秦两汉时期文献里的大禹謨记载出典《尚书》之引用文〕如下。划傍线部与现《尚书》有异。

《左传》：9例

《大禹謨》：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文公7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

《大禹謨》：地平天成。

僖公24年：《夏书》曰「地平天成。」

《大禹謨》：皋陶邁种德，德乃降。

莊公8年：《夏书》曰「皋陶邁种德，德乃降。」

《大禹謨》：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襄公21年：《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

在兹，惟帝念功。」

襄公23年：《夏书》曰「念兹在兹。」

哀公6年：又《夏书》曰「允出兹在兹。」

《大禹謨》：与其殺不辜，宁失不经。

襄公26年：故《夏书》曰「与其殺不辜，宁失不经。」

《大禹謨》：成允成功。

襄公5年：《夏书》曰「成允成功。」

《大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

哀公18年：《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

《孟子》2例

《大禹謨》：降水儆予。

《孟子》万章上：《书》曰「降水警余。」

《大禹謨》：载见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孟子》滕文公下：《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

若。」

《孔子家語》2例。

顏回：《夏书》曰「念兹在兹。」

同正論解：《夏书》曰「允出兹在兹。」

《大禹謨》：「帝德广运，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吕氏春秋》论大：《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

《大禹謨》：任贤勿貳，去邪勿疑。

《战国策》赵策：《书》曰「去邪勿疑，任贤勿貳。」

《大禹谟》：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

《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大禹谟》：与其殺不辜，宁失有经。

《汉书》路温舒传：《书》曰「与其殺不辜，宁失有罪。」

《前汉纪》：《夏书》曰「与其殺不辜，宁失有罪。」

《孔丛子》刑论：《书》曰「与其殺不辜，宁失有罪。」

《说苑》贵德：《书》曰「故与其殺不辜也，宁失於有罪。」

《大禹谟》：允执厥中。

《忠经》天地神明章：《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郑玄注「精一守中。」

据上述考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十六字的伪作可以说是不能的。

刘起釭先生《经史略说·十三经说略》中这样说：

「……于是这部自东晋之初传下来，历代立于学官，作为《书经》正宗的孔氏传《古文尚书》，最后被判定为“伪古文”，《孔氏传》被判定为伪《孔传》，这个本子被判定为“伪孔本”，雄据意识形态顶端宝座上被尊奉了一千几百年的煌煌圣经终于被痛痛快快地推翻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10. p.50~p.51）

我对刘起釭先生发言的一部分有强烈的共鸣。但是同时在一些观点上我无法赞同。如果以「雄据意识形态顶端宝座上被尊奉了一千几百年的煌煌圣经」为由排除伪古文尚书的25篇的话，剩下的33篇将会怎样呢？整个尚

书所起的作用真伪尚书是没有区别的。尚书在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和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我们应该对于伪古文尚书的真伪进行再研究。

原来发表的拙论相当详细（《文明21》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纪要15号~18号掲載，2005年~2007年，17号18号待刊，日文约十万字），这里只简单地介绍要点罢了。（2006.10.16加笔）

译者：刘柏林、陈文芷和中岛

本論は2006年10月27日~29日，人民大会堂及び北京大学で行われた《北京論壇》(Beijing Forum)「世界格局中的中華文明」(Mapp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 World Context) 部会で発表した論文である。『清水凱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掲載には本来日本語稿が適当であろうが、それでは紙幅制限を大幅に超過するため、やむなく発表した中訳稿を掲載した、また論文に付録した資料はここでは一部省略させて頂いた。これも紙幅上の理由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なお省略した部分は本論が依拠した元論文を参照願えれば幸いである。その詳細は論中に示した。

此文掲載【附录资料】目录

- 【附录资料2-1】【附录资料2-2】
- 【《荀子》里的引用《尚书》文及分类统计】
- 【附录资料4】【《荀子》资料No.26】
- 【附录资料7】【先秦两汉期文献引用《尚书》大禹谟篇的情况】
- 其他资料此略。参考文献未附言。

【附录资料2-1】

【附录资料2-2】

【《荀子》里的引用《尚书》文及分类统计】如下：

【《荀子》引用《尚书》文 一览】 排列按《尚书》里顺序						
本表资料号码	《荀子》篇名	《荀子》记载引用文献名	《荀子》中《尚书》引用文	《尚书》文	《尚书》篇名	晚篇
1	臣道		百姓不親、諸侯不信。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	「舜典」	
2	大略		敬戒無怠。	敬戒無虞。	大禹謨1	晚篇
3	大略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大禹謨2	晚篇
4	君道		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大禹謨3	晚篇
5	君子		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大禹謨4	晚篇
6	解蔽	《道經》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大禹謨5	晚篇
7	正名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大禹謨6	晚篇
8	王霸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	皋陶曰「在知人、在治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皋陶謨1	
9	大略		主道知人。	皋陶曰「在知人、在治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皋陶謨2	
10	成相		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禹貢1	
11	正論		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五百里)甸服、(中略)侯服、(中略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禹貢2	
12	君道	《書》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胤征	晚篇
13	王制		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仲虺之誥1	晚篇
14	君子		以義制事。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仲虺之誥2	晚篇
15	王制		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仲虺之誥3	晚篇
16	堯問	中巖之言	其在中巖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仲虺之誥4	晚篇
17	臣道	《書》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伊訓1	晚篇
18	禮論		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伊訓2	晚篇
19	王制		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	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太甲下1	晚篇
20	議兵		慎終如始、(終始如一)。	(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太甲下2	晚篇
21	禮論		(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	(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太甲下3	晚篇
22	議兵		(慎終如始、)終始如一。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咸有一德1	晚篇
23	禮論		(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咸有一德2	晚篇
24	君子		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泰誓上	晚篇

25	議兵	泰誓	故泰誓曰：「獨夫紂。」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泰誓下	晚篇
26	大略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武成	晚篇
27	修身	《書》	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洪範1	
28	天論	《書》	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洪範2	
29	正論	《書》	書曰：「克明明德。」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康誥1	
30	成相		明德慎罰。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康誥2	
31	富國	康誥	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誥3	
32	富國	《書》	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而有疾。」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糞咎、若保赤子）	康誥4	
33	富國		如保赤子。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糞咎、若保赤子）	康誥5	
34	王霸		如保赤子。（一）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糞咎、若保赤子）	康誥6	
35	王霸		如保赤子。（二）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糞咎、若保赤子）	康誥7	
36	議兵		如保赤子。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糞咎、若保赤子）	康誥8	
37	臣道		若養赤子。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糞咎、若保赤子）	康誥9	
38	致士	《書》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康誥10	
39	宥坐	《書》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康誥11	
40	君子	《書》	書曰：「凡人自得罪。」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憝。	康誥12	
41	君道	《書》	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擇。	康誥13	
42	仲尼		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周官	晚篇
43	臣道		澤被生民。	澤潤生民。	畢命	晚篇
44	非十二子		聰明聖知、不以窮人。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冏命1	晚篇
45	宥坐		聰明聖知。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冏命2	晚篇
46	君子	傳	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呂刑1	
47	議兵		其罪惟均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呂刑2	
48	正論	《書》	書曰：「刑罰世輕世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	呂刑3	
49	王制	《書》	書曰：「維齊非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	呂刑4	
50	臣道	《詩經》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佚文	佚文or 《詩經》注	

注：NO 6《道经》是作为没有记载《尚书》计算

〔记载出典《尚书》〕(16)

真篇 (12)		晚篇 (4)	
资料号码	引用《尚书》 文献数	资料号码	引用《尚书》 文献数
27	6	12	3
28	6	16	6
29	7	17	8
31	1	25	1
32	2		
38	3		
39	3		
40	6		
41	2		
46	14		
48	2		
49	1		

〔没记载出典《尚书》〕(34)

真篇 (13)		晚篇 (21)	
资料号码	引用《尚书》 文献数	资料号码	引用《尚书》 文献数
1	15	2	1
8	26	3	1
9	26	4	1
10	8	5	1
11	5~8	6(注)	2
30	7	7	1
33	9	13	5
34	9	14	1
35	9	15	6
36	9	18	8
37	9	19	1
47	4	20	5
50	9	21	5
		22	3
		23	3
		24	1
		26	32
		42	3
		43	1
		44	6
		45	6

【附录资料 4】

【《荀子》资料 No. 26】

先秦两汉时期有关资料 No. 26 的文献，有 32 点（包含《荀子》），文献名，此略，

参考《汇篇》p. 128. p. 129。

其中有关「表商容之間」资料有 12 点文献（包含《荀子》）如下。

《尚書大傳》周傳·武成，《史記》殷本紀、同周本紀、同留侯世家、《前漢紀》高祖皇帝紀、《東觀漢紀》世祖光武皇帝本紀、《漢官儀》孫星衍輯本、劉向《新序》善謀下、《呂氏春秋》慎大、《荀子》大略篇、《淮南子》主術訓、同道應訓、同秦族訓。計 12 资料。《漢書》張良傳只记载「表商容間」。

【附录资料 7】

【先秦两汉时期文献引用《尚书》大禹谟篇的情况】

文本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尚书正義》。划傍线部分是《汇编》采取的先秦两汉时期文献引用的部分。（一）内是该期引用《大禹谟》的文献数。影线部分是引用文献中记载出典《尚书》。

皞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大禹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2），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万邦咸宁（4）。稽于衆（1），舍己從人（1），不虐無告，不廢困窮（2），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5）。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1）。」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1）。」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1），罔失法度（2）。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1）。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7）。」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2）。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2），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1）。」帝曰：「兪！地平天成（4），六府三事允治（1），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1），黎民懷之（1）。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9)。「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8)。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2)，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1)。罪疑惟輕，功疑惟重(1)。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11)。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1)，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降水儆予(2)，咸允成功(1)，惟汝賢。克勤于邦(1)，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2)。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5)，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2)，惟精惟一，允執厥中(9)。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1)。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1)？欽哉！慎乃有位(1)，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14)。惟口出好興戎(1)，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1)。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2)，卜不習吉(1)。」禹拜稽首，

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1)，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1)。」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3)，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3)，民棄不保，天降之咎(2)。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4)。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2)。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暨眚，夔夔齋慄，誓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8)。」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10)。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7)。

(发表于《北京论坛》2006.10.27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

(愛知大學名譽教授)